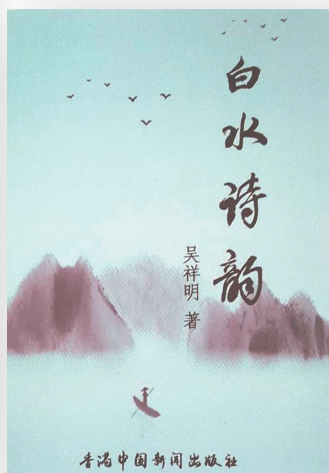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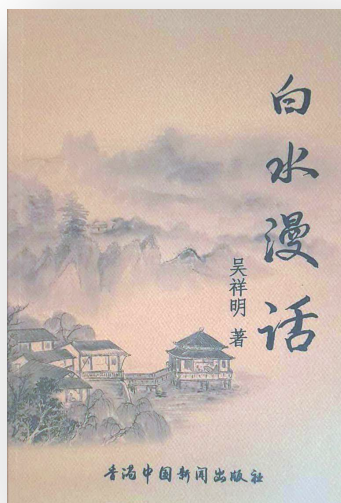


莫道桑榆晚 為霞尚滿天

吳瑛



其實我還是第一次給新書寫序，而這第一次竟然是給我八十歲的老父親吳祥明新書《白水漫話》、《白水詩韻》寫序，心裡還是有些慚愧的，我年富力強卻自歎歲月已老，不思進取，不寫不畫，而父親多年前已是沐浴夕陽的老人，卻不知老之將至，英姿勃發，不減當年激情，不僅每日筆耕不綴，而且還東奔西跑，身體力行，修文物，搞古建，一心為著家鄉；七八十歲，騎著自行車出出進進，不覺辛苦，樂此不疲。母親起初還勸父親悠著點兒，不要累壞了身體，畢竟是七八十的高齡了，但後來也釋懷了，她明白當一個人在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時，即便旁人看著累，但他自己卻精神愉快，樂在其中，這又何嘗不是一件快事！

父親生在古白水邊，棗陽吳店人士，是土生土長的古春陵人，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同鄉，父親深為自己是帝鄉人感到自豪，這是因為劉秀不是一般的封建皇帝，他被史家定論為中國歷史上十大明君之一，

史家公認為劉秀是對推動中國歷史發展極有貢獻的一位賢帝。

父親是帝鄉人但更是文化人，所以覺得有責任要為家鄉歷史傳承和家鄉傳統文化傳承做添磚加瓦的工作，雖年老但絲毫不懈怠。

父親真正做到了退而不休，很多保護文物、修繕古建的艱苦工作都是在六十歲後從官位上退下後做出來的，棗陽的詹華如先生在為父親寫的一篇專訪裡有幾句話我很是認同：“夕陽餘年，可以享清福，也可以有作為。吳先生選擇了後者；夕陽餘年，可以心灰意冷，也可以完善自我。吳先生選擇了後者。”

在我們人到中年開始感歎歲月易老的時候，早就是老年人的父親卻以年輕人的心態忙筆耕忙收集地方史忙鍛煉身體，八十而不覺年暮，心懷激情天佑良日，他的心，如一池清水，總灑著陽光，映著竹影，明朗而又幽遠。

說來我也是個天性樂觀自信的人，這麼多年一路走過，對人對事總是不自覺地首選以積極視角來看，面對各種不確定的挑戰，大多自信滿滿，回望我走過的幾十年的人生路，應該是花瓣和著四月的陽光透迤而至，平安和煦，歲月靜好。我私下想，我之所以天性樂觀自信，受父親遺傳和影響占了一半，正如詹先生所說：“用積極的、正面的、光明的態度看局勢，是吳先生放達的世界觀”。其實，父親不僅是看局勢用光明的態度，他看人生，看世界，更是達觀向上。這個世界，有人推崇清靜無為，精神內守，自我修性，有人追求積極做事，父親是後者。

父親為弘揚傳承家鄉傳統文化不遺餘力，或東奔西走修繕古建，或筆耕不止撰寫文史紀事，我不能評判哪種更好，正如不能評判道家和儒家哪個更值得推崇一樣，不過我的父親選擇了他自己想走的路，我祝願他開心就好。

父親這次同時出了兩本書，一本雜文《白水漫話》，一本詩集《白水詩韻》，我就兩本書共寫一個序，一為偷懶、二為大家看起來方便簡單。

先說父親寫的這本新書《白水漫話》，這是他數年間斷寫的，約有五十多篇，全書帶著家鄉棗陽的濃濃情愫，我雖是棗陽人，但十八歲那年高中畢業就去武漢上大學了，就此離開了家鄉，幾十年過去了，期間雖有回家鄉探親，但實際上停留時間都很短暫，故而我對棗陽的文化歷史知之甚少，不過對於我們是帝鄉人這事，我還是小孩子時就了然於心，因為我幾歲的時候就跟父母去過白水寺，我們是土生土長的吳店人，劉秀的同鄉。我奶奶的老宅子就在白水岸邊，我們兄妹三個小時候就在奶奶身邊長大，屋後的白水河是我們嬉戲的樂園，我記得幾歲時蹲在高高的河岸看黃昏時的天空紅雲，姿態各異，心裡總生出許多敬畏。當年，我哥哥因為頑皮和小男孩打鬧而我妹妹因為好奇摘一朵花都曾滾落到河坎下，萬幸最後都是有驚無險。這次我細細讀了這本書，豁然對棗陽有了久違的熟悉，家鄉宏大的歷史背景，讓我突生驕傲。

父親的這本《白水漫話》，分為三大主題，人文篇，紀事篇，文論篇，其中人文篇和紀事篇，大多寫的是棗陽的人文歷史，其中寫漢光武帝劉秀的有十幾篇，對於這位古代十大明君之一的開明皇帝，從當時的歷史到現在遺留的古跡及新修繕的古建，都有詳盡的解述，另外，對於棗陽早期的中共領導人及其革命戰鬥歷史也有生動的描寫，看了這本書，對棗陽的歷史基本了然於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親為他過世的父母岳父母及曾祖父都寫下了文字極其講究碑記，我讀了數遍，感到父親的用心。

寫我爺爺的是：“先父生前務農為業，精於農事，勤於耕耘；平生淳樸厚道，待人誠懇；劬勞簡約，扶弱濟困；樂善好施，疾惡如仇。舊時，曾屢遭惡人所欺，受盡惡氣，然卻凜然正氣，剛直不阿，竭力抗爭，鄉人多有贊許；早年，雖因孤苦潦倒，與書無緣，但卻崇文尚學，精於思考，深知理曲，頗通大義；及至晚年，雖體弱多疾，家境維艱，然仍自強不息，勤勞不怠。直至臨終，仍念念不忘子女學業。”

寫我奶奶的是：“先母自幼聰慧睿智，好學上進，及長閱歷漸豐，明達事理，嫻于女工，精于農桑，有聲於鄉里。不意中年喪夫，乃母兼父職，田園耕作，收種打場，操持家務，鞠養子女，裡裡外外，終年劬勞，未嘗少息。雖家境維艱，然樂善好施之志不移。因多識善斷，正直公道，故親朋鄰里每遇難解之事，總延請為之解紛理曲。逮至晚年，剛強之性，好勝之心，勤勞之質仍無衰歇。而今，雖已天地之隔，慈母音容宛若就在眼前。”



寫我姥爺姥姥的是：“二老自幼長於農家，深諳生活艱辛，一生勤勉約省，寬厚待人，為街坊鄰里所稱善。先岳父初入私塾，略通文義，後從師學醫，因學刻苦，手不釋卷，學有所成，且以醫為業，遂蜚聲鄉里，自成一家。因其終身以懸壺濟世、救死扶傷、惠民利民為要旨，故深受鄉人之厚愛，可謂享譽一方。先岳母一世，持家定居，相夫教子，養子育女，敬老慈幼，誠為賢妻良母。”

寫這些碑文，我能想像到父親是用好多天的功夫反復推敲字字琢磨才完成的，他把對上輩親人的尊敬和思念都要淬煉在這數十個文字裡，力求真實完整地為他故去的至親長輩各自濃縮一個人生傳記，我很是欣賞父親寫的這幾個碑文，幾讀不厭，當然這份不同尋常的欣賞裡更多是帶有我對故去長輩的敬愛之情。

再說說父親的這本詩詞集《白水詩韻》，全書分為四個部分，鄉愁篇，山河篇，國事篇，楷模篇，洋洋灑灑將近兩百首詩詞，都是古體詩和古體詞，我連歎幾聲不容易，且不說詩詞寫得高下，僅憑父親七八十歲高齡，每日詩興大發，以詩詞記錄家國大事，以詩詞記錄人文情懷，不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也是心如春潮，筆耕不輟，不知老之已至。滿紙都是濃濃家國情懷，字裡行間，崇尚高貴人品，注重修身修德，更是切切關注國家大小發展，為恰逢盛世豪情滿懷，真想再活五百年！讀父親的詩，讓人心潮澎湃，小我變成大我，頓生家國情懷。我對古體詩研究甚少，只能讀個感覺，雖說早年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但當時正逢新詩氾濫，人又年少，滿心崇拜現代詩，哪有心思用於古體詩詞，我當年倒是在小說裡動不動就寫出一首現代詩來抒情，還頗為自得，今日寫到這裡，忽想起辛棄疾的兩句詩，“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呵呵，誰都年輕過呀。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有境界自高”，我推崇王泰斗的美學視角，不管格律如何工整，文字如何華麗，詩或詞的境界還是排第一的，“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所以品味父親的詩，我得借用王國維大師的眼光來看，父親不是大詩人，也不是大詞人，只算是個古詩詞愛好者，而且也不是才子，辭藻華麗的文字他也寫不出，名句應當更不會誕生，但他在《白水詩韻》裡收的近兩百首詩和詞，詩境倒不低，而且好句也不少，甚或還有些妙句。

他寫棗陽白竹源寺：“貞潔井旁說恩愛，蝴蝶石前話地靈。千古景觀人少問，時逢盛世九州聞。” 199

他寫棗陽白水寺裡劉秀漢牡丹亭：“上遇難，花向前，如泣如訴護君眠。小亭玉立映明月，暢飲華露不願還。”

他贊棗陽文化名人趙萬爽老先生：“八十風雨稠，果碩滿枝頭。奉獻唯心願，帝鄉一毫牛。”我喜歡這幾句，特挑出來，主要是感覺這幾句用在我父親自己身上也甚是合適的。

還有一首情詩我頗感驚豔，這首詩美不美不是原因，原因是它讓我看到了多年前的一份浪漫。我一直很好奇父母當初是怎麼戀愛的，他們這代人在這件事情上對兒女總是太內斂，從沒認真給我們講過他倆的愛情故事，我只知道父親當時在華師上大學，母親在老家棗陽等他畢業回家鄉結婚，想來是鴻雁傳情。這次看到父親的這首情詩《蝶戀花·月夜》，也算給我解了惑：

“柳堤岸邊白水月，波光粼粼，意濃情愈切。迢迢天涯難阻絕，綿綿幽思相愉悅。星空如洗沙如雪，和風熙熙，吹沸青春血。憧憬幕幕心頭熱，比肩展翼齊飛越。”我能想像半個多世紀前，在我的老家棗陽吳店的白水河邊，一對郎才女貌的青年人對月盟誓，相守一生。如今近六十年的歲月過去，我的父親母親已經七八十歲，早已失去年少時玉樹臨風之俊朗，花容月貌之丰韻，但相守一生的心思卻如碧空明月天長地久。

父親的《白水詩韻》看起來更像是用古體詩詞來記錄當代社會發展的私人筆記，用自成一格的詩詞來記錄這段盛世歷史，吟鄉愁，歌山河，說國事，頌楷模，滿紙都是對國家的大愛，對家人的親情，對朋友的友誼，對故里家鄉的悠思，對民族未來的宏願。

父親如今這麼喜好舞文弄墨，其實早年卻是個理科大學生。他 1958 年考入華中師範大學讀物理系，在那個時候多數人連小學都沒畢業，甚至很多人不識字，父親卻以自己的努力走在大多數年輕人的前面，可以說年輕時是風華正茂的精英青年，本想以科學報國，卻遭遇那個非常時代，陰差陽錯，最後從事的是文科生的職業生涯，但父親天資聰慧，關鍵是勤奮能吃苦，幹事有恆心特別能堅持。說起父親性格中的執著堅持精神，有一例子可舉：比如父親鍛煉身體從三十歲到八十歲，五十年從不間斷，天天如此，天下有幾人能做到？所以父親雖是大學的物理高材生，經過幾年努力，文科水準也毫不遜色，這麼多年下來，寫了好幾本書，做了很多有影響力的文化工作，退休前已經是棗陽文化宣傳的領導幹部，退休後又被選上棗陽文化名人。

父親最顯著的生活狀態就是永遠在興致勃勃地生活，心裡裝的是滿滿的家國情懷，滿滿的正能量！我私下猜想，也許正因如此，父親年過八十依舊健步如飛，騎車自如，且神采飛揚。

人們常說陽光少年，而那個陽光老人，就是我的父親！我為我有這樣的老父親驕傲。

唐朝詩人劉禹錫寫到：莫道桑榆晚 為霞尚滿天。我想把這兩句詩送給我的老父親！

